

第二回 營巢招燕侶解珮情殷 閉戶斷鴻音掇梯心冷

詞曰：

梁裝玳瑁待雙棲，花外兼泥，柳外兼泥。輕羅剪掛畫樓西。神度香闌，影傍香闌。掩巢條變武陵溪。換卻新題，出個難題。尋群無翼逐高低。空費痴迷，猶自痴迷。

右調《一剪梅》

且說雲娥自得生實學後，一片憐才深心固結不解。有時挑燈獨坐，有時倚枕尋思，總在此窗稿中賞玩不已。遂自想道：“人才之遇，自古為難。或南北地天，他山遙隔；或形骸咫尺，對面乖離。即使兩美相逢，情懷各屬，而屏佳姻緣早已締結者比比。今吾有此奇逢，且在隔鄰之下，倘不及時蘿附，不亦當面錯過乎？”思想已切，願望彌深。

一日，又與愛月登樓玩景，忽見窗前紫燕雙飛，掠簾上下。俯眺駐春園景色，不覺爽然。遂呼愛月道：“我昨有紅羅一幅，繫臘帕一方，並那筆墨端硯，可代我取將出來。”愛月聞言，取過文具、羅帕，登樓付與雲娥，仍下樓而去。雲娥便將雙燕為題賦詩一首，書於帕上。書畢，將羅帕包著琥珀墜，執在手上，遠望躊躇，沉吟半晌。

正玩景間，忽聽琴聲裊裊，低頭一看，見生在花下端坐鼓琴。雲娥此際，不禁神怡心動，遂將羅帕所題的詩拋將下去。生正在鼓琴，出於不意，見之愕然。遂停琴韻，看是何物。拾將起來展開一看，見那帕上題詩一首，上書道：

綠雲倩剪舞春衣，斜拂紅梨度翠微。
紅雨卷簾情脈脈，輕風歷檻影依依。
妝樓愛結同心夢，畫閣曾期比翼歸。
縱有煙波分去路，遲君一水伴於飛。

蕉樓曾浣雪雲娥氏題

生看畢，拍案叫絕。急舉頭致謝雲娥，雲娥不意他舉頭瞧見，不覺臉帶微紅，掩窗而下。

及到房中，如有所失，惟是低頭弄指環耳。愛月在旁問道：“小姐對景漫吟，自舒懷抱，西鄰有宋玉，獨不知乎？”雲娥聞言，祇是低眉兀坐。愛月知其有所思，祇管盤問。雲娥知不必諱，遂將擲帕之事對愛月說知。愛月道：“如今休得耽誤，小姐有心在那隔鄰公子，可急修書招之。”雲娥聽了，不覺發嗔，答道：“安有此事！如彼才貌，怎不教人想慕？坐視無媒，恐為高才捷足所奪，後來追悔無益於事，故雖一時行投贈之私，實為終身訂，靡他之意。豈容弄醜，自壞芳名？且日下正值秋令，已近場期，日在樓頭纏擾，寧不亂彼精神，致荒舉業？自今以後，吾不復登樓矣。”是後與黃生遂絕消息，並愛月亦不令其往來出入。

生一片痴情，日在樓頭佇望，竟日忘殮廢寢，直至累月，不見美人影響。無問可尋，心中但有郁悶而已。日挨一日，愈見癡迷，祇剩懨懨一命。雲娥與愛月以不登樓眺望，故全然不知。

生久不見，心內愈堅，日則忘食，夜則忘寢，兀坐書房中細思，無計可施。念及歐陽生與吾至交，不若和他相議，或且別有良策，得以通情。縱使玉人知道，料不怪我輕狂。但此事雖非一人可為，豈同容易？譬之飲水，冷暖祇許自知，問計何益？吾之心病，必得昆侖、磨勒一流人方能醫得。歐陽生雖我同窗莫逆，茲尚未知回家，又以槐黃期近，必勸我向蠹簡埋頭。若對他說出隱情，不但不代我設謀，反有許多頭巾話，不如勿與他言是好。

又挨久之，愈無聊賴，及自忖道：“我今日為情所感，幾至殞生，若無知道，豈不誤了玉人？”算計已定，遂強勉修書一封，令墨僮致於歐陽生處。歐接書在手，便問墨僮道：“汝相公在家勤修學業，定然進益。吾客楚中，昨日初返，汝相公如何得知，便致書來？”墨僮道：“相公抱病月餘，心神恍惚，自言自語，不知甚麼癡。今叫我送書來此。”生見書，拆開讀畢，即奔見生。

黃生便將雲娥使愛月來到書房、竊去窗稿一一告知，並以羅帕所題之詩以示歐生，乃道：“未知佳人何意，以後音跡不通，欲不關情，總不可得，近成重病。致書於兄，請來為弟籌畫。”歐見說，遂把羅帕展開一看。讀畢驚起叫絕曰：“世間安有此閨中名士！如此多情，怎不叫人癡死！怪不得足下傾心。但此事明明有據，成就可期，以後不得佳音，在彼或恐足下馳神癡想，以荒舉業，故絕往來。欲足下稍斷此種念頭，暫潛蹤跡，亦未可知。依弟愚見，足下正當勵志秋闈，掄魁奪解，洞房金榜，小登大登兩得之矣，何自苦乃爾？”黃生聽了半晌，遂對歐陽生道：“知己愛我良深，謀我實至，弟聽兄言，自此悟矣，癡何為哉？”

自是，黃生寢疾日覺漸愈，未歷多時而場期已屆。歐、黃二生各論進場。

卻說黃生入闈，在坐舍中搦管沉吟，忽憶雲娥，淒然欲淚，神思迷離，不期舊疾復作，將一座場臣認作蕉樓兩離恨天矣，遂伏案而臥。須臾驚覺，鼓已四下矣。乃強起操筆，一卷俱書完整，直至二三場畢。

生急欲謀歸，歐陽生曰：“回家甚易，為路無多。但歸得佳人，一傾素心，固為快事。萬一音跡仍疏，芳顏莫晤，豈不反添悶腸？依弟之見，不如在此等候捷音之為意愈也。”黃生道：“任難見面，即癡死我駐春園花下、昔日彈琴贈帕處，也是所甘心瞑目。那堪睽違兩下，各天一方，彼此同歎？”歐生見他如此，祇得依他。生遂別歐陽而歸。

一日抵家，入門進內，無違戒飭行李，即連忙步至駐春園，向隔牆蕉樓一望。不期愛月正在登樓，推窗忽見飛雁，排列如字，天上翱翔，愛月遂呼道：“小姐呵，可急上樓來望一望。”雲娥見是愛月呼聲，便自登樓，步至樓窗，向窗外看去。祇見橫空飛雁排列成行，遂高聲呼道：“雁何無人投字寄來？”生正在樓下尋芳，忽聞雲娥有這話，因向樓前應道：“小姐如此多情，教小生怎生消受得起！”生在樓下，目定雲娥。雲娥低頭俯視去，見生容貌憔悴、消瘦，知其秋試初歸。細玩其容，心甚憐惜。乃命愛月掩窗，向生微笑，實不忍去。無如愛月將窗欲掩，祇得步下樓來。

生於斯時不禁心醉，樓下獨立移時，徘徊自遣，轉覺無聊。歸到亭中，愈見淒然不安，竟為淚下。因想佳人玉貌，本當配合得其人，況投來錦字，可見有心。今日望雁傳詞，芳心畢露，低頭微笑，無可如何，一天好事，坐視不諧，悲深欲絕。猶自勉強拂几拈毫，成二首絕句，置於几上。詩云：

青青雙淚拭還流，萬種幽懷注小樓。

對影不堪沉影去，斜陽空倚石欄秋。
忍將舊事付寒流，月朗風清一倚樓。
蕉葉尚知憐寂寞，聲聲窗外伴悲秋。
生吟畢，天色已晚，悶坐書房，孤燈獨對，一夜無眠。東方既白，尚自未知。

[返回 >>](#) [駐春園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